

未名集

陈隄 著
阿 鸽 编

哈尔滨文学院

朱名集

陈隄 著

阿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哈尔滨文学院

从追寻到搏杀（代序）

马伟业

“大北风作家群”，是沦陷中期北满文坛上的重要文学群体，而这一群体中重要作家之一就是陈隄。陈隄很早就走上了文坛。早在沦陷初期，北满很多重要作家尚未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九三一年，陈隄就已经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片断的记忆》；在同代很多作家大都停留于短篇小说创作阶段的一九三四年，陈隄已经发表了长篇小说《追寻》；上述诸人先后离开哈尔滨以后，陈隄仍然在极端严酷的外部环境中从事文学创作。正因如此，他成了沦陷时期东北文坛上的重要作家，并引起时人的广泛注意。当时即有人撰文指出：“提起陈隄，一般读者，都知道他是大作家”，“也是一位老作家”①。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文学创作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年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陈隄在这十年里思想和创作经历了一个从追寻到搏杀的过程。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初，陈隄便以一个进步青年的血性和激愤，审视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急切地寻找改变现实的出路。他的作品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这种文学倾向的形成，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童年时期，他因丧母而从辽阳老家来到哈尔滨，寄居于再婚后的父亲家里，饱受白眼和冷遇，当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无法维持

下去的时候，他便脱离了“家庭”，孤身闯入更为冷酷的社会。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继续着极为艰难的求学生活，曾因交上不学费而迭遭侮辱，被学校的会计追得绕着操场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躲一抓，宛如捉迷藏，难堪极矣！”当学校中止了他的伙食供应后，他饥饿难忍，“俟饭时群集，乃溜入食堂，肉包方咬一口即为李盛久（会评）查觉，”被李揪住右耳而掴左颊，“一掌逐出门外”，令他“羞愧难当”。在寒冷的冬天，他“所盖被褥至为单薄，宿舍炉火灭时寒气袭人，周身抖动，夜深难眠。”②从自身的不幸遭遇中，他感到了人世的不平，进而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

为了换取维持生活的几文稿费，为了宣泄他的不满之情，他加快了文学创作的步伐。在把生活转化成艺术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提示周围的黑暗和不平，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追寻改变现实的可行之路。因此，他经常以他的身世经历为原型，描写在社会重压下流浪青年坎坷的生活道路，他们肉体的创痛与心灵的伤痕，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生活出路的求索。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是他此时最推重的艺术楷模。他有意模仿蒋光慈，在中篇小说《漂泊青年》中塑造了一个汪中式的青年漂泊者，描写他在流浪的过程中目睹的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和人吃人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当然，陈隄并没有让他的人物停留在不满上，而是描写了他们的反抗，但在如何反抗的问题上，青年陈隄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曾推崇过巴金式的无政府主义的“血与力”的反抗，在《棉袍》中塑造了一个巴金《火》中的主人公杜大心式的人物宗生，写他在恶势力的迫害下先后失去了父母和妹妹。这种经历使他少年老成，“眉宇间老是隐现着悲伤的记号”，他“看不惯现在呻吟在环境之下的白面书生”，而是崇尚着“血与力”，用个人复仇来反抗社会。他卧薪尝胆，苦练枪法，终于杀死了仇人，而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

在将死之际，他没有遗憾，更没有悔恨，而是“快乐地归到天国，回到上帝的座前”。这充分说明此时陈隄信奉的是个人的复仇。但就在写下这篇作品的同时，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追寻》，探寻了另一种反抗方式。作品中的苏英读书期间与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同学艾文瑛相爱了，但艾的父亲却把她许给了另一个家中有钱有势的男同学，他的初恋遭到了惨败。但他却不像宗生那样用暴力杀死他的仇人，而是走上社会，投身一个秘密的抗日组织。在工作中，他又与李淑娟产生了爱情。正当他们准备结合时，李却被捕牺牲，他再次遭到打击。两次恋爱的失败使他意识到爱情不单纯是个人的事，而是与社会息息相关。如果不推翻黑暗的社会，要想获得美满的爱情是不可能。为此，他走进一家工厂，走进工人的行列，准备积聚起翻天覆地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他所走的是一条社会解放的路，这种社会革命与个人复仇的并存，说明此时作家的思想认识还很模糊，然而他的追寻又是积极的。

但是，这种追寻不久就遇到了挫折。一九三五年以后，沦陷区的“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哈尔滨的作家们都“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被逮捕”的准备^③。在这种情况下，陈隄也感到了政治严寒的威压。对他触动更大的是，他亲眼看到了他求学的“北师大”的校长林鹏、一位办学有方、深为他敬爱的人因“反满抗日”罪被捕入狱，这给他以极大震动。同时，个人感情生活的挫折也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他所爱恋的也真诚地爱着他的一位少女被一个纨绔子弟以金钱的力量夺走了。虽然这位痴情的少女曾反复向他表白她的丈夫“只能占有她的身，而她的心却永远属于他”，但这仍然无法弥合他心灵的伤痕。他“痛不欲生”，“夜夜失眠，累月体渐不支，终至长卧病榻”^④。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双重打击下，他的思想意志开始消沉，心情极为苦闷，以致在以后几年里

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正是在这种心绪中，他经常以诗抒怀，吟唱出哀婉的低音。他哀伤地怀念着友人：“四月风，轻轻地飘，轻轻地飘，/飘到少女的发上，飘到桃花的嘴上，/飘到百合子的脸上，飘到一个人的心上。/都道是这里吹满了春的消息，/都道你追着春翼归来了，/你就是拈着车前子微笑吗？/默默地，默默地。”（《梦的恋》）在优美的意象和轻柔的曲调中，默诉着心中的忧郁和感伤；他悲伤地追忆着逝去的恋情：“吻着梦吧！心上的，/今天已不是昨天，/昨天，是象燕子样的归去了。”述说着内心的苦楚：“江畔卷着寒风，/天空凝着冻云，/欲说什么呢？/我的梦，已印着，/黑色的鞭痕。”他的心变成了一堆寂寞的灰：“星星落了，/月亮淡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啜泣，/印到心底！是寂寞地，寂寞地。”（《逝》）现实的悲伤使他回忆起“五月的故乡”，他怀念故乡那微微风，飘飘雨，卷着云，/象薄雾，笼罩着塔尖”（《五月的故乡》）的美丽景象，试图用温暖的乡情来慰藉冰冷的心灵。但乡情却无法担此重任，故乡那“一抹斜阳照着荒草，/荒草覆盖着逝去的繁华”（《古城堡》）古城堡的衰颓，更令他顿生哀戚。

这种心绪也直接影响了他此时的小说创作。虽然他这时仍然用主要笔墨描写知识青年的生活，但他已不再高奏青年人探险寻生活的昂扬的进行曲，而是低吟起感时伤世、迷惘苦闷的哀歌。出现在他笔下的流浪青年，不再是满脸尘垢地朝着尚不知晓的前程行进的“过客”，而是在沉重的生活打击下情绪低落、惆怅茫然地任社会浊流拍打着的人。在长篇《卖歌者》中，他塑造了一个叫苏林的青年，虽然这个人物与苏英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但他所走的路却与苏英截然不同。当他的爱情被金钱的力量毁灭后，他没有像苏英那样及时觉醒起来，去从事改变整个社会现实的工作，而是继续沉湎在个人的痛苦中。为了寻找已经出嫁的情人，他到处流浪，白天卖歌街头，夜晚宿身破庙。经过种种磨难，他终于找到

情人梅英，但他却没有改变既成现实的勇气，只能无限怅然地离开这座城市，“向不可知的永恒走去”。比起苏林这样的消沉者来，陈隄此时写得更多的是那些苦闷颓唐的零余者。这些人出入舞场酒楼，追求官能刺激，在灯光酒气之间消解着愁怀。《云子姑娘》中的主人公云子姑娘从太子河边流落到国际都会H市，在没有生活出路的情况下当上了舞女，终日在男人的臂弯里打发光阴。作品中的冬生同样从太子河边来到了H市，他无工可做，只好卖文为生。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日见颓萎，无钱时就忍饥受冻，有钱时就进舞厅、下酒馆，找女人，追求刺激。《一个憧憬着梦的女人》中的爱梦女士走得更远。她曾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后来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她不再“爱梦”，没有了美好的追求，走向沉沦。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听到了郁达夫式的呻吟，陈隄也像郁达夫那样，通过展现日伪统治下知识青年的苦闷沉沦来表现对社会的不满。

然而，此时消沉苦闷中的陈隄仍然没有忘记下层人民的苦难，他描写都市社会里的乞丐、贫儿、失业者与小职员们的凄苦生活，他的苦闷心灵与下层人民的凄苦生活交融在一起，为他的作品涂上浓重的暗色。《饿殍》描写了一个老年乞丐因冻饿而死于街头，一个流落这座城市的少女从死者的命运中感到了前景的可怕。《元旦之夜》用浓重的黑夜做背景，讲述了一个城市贫儿冬子的生活苦况和悲惨遭遇。《元旦之晨》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因自由结合而与家庭决裂，流落到H市，在断绝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们度日维艰。《妈妈走了》则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另一种痛苦。某机关的小职员文健与女同事曼丽成婚后，虽然有过的短暂的幸福，但曼丽却抵制不住享乐生活的诱惑，投入了引诱她的上司的怀抱。文健因此被上司解雇，他不得不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在看不到边的生活苦海中挣扎着。它使人品出了十年后巴金的《寒夜》的人生况味。作家在这一幕幕人生惨剧中，揭露了都市社会

普通人的凄苦生活，让人看到了“王道乐土”上的黑暗景象。

一九三九年是陈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结识了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王光逖，并深受其影响。在王的引领下，他又结识了共产党人佟醒愚。佟向他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随后参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佟醒愚还告诫他“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不要把文学当作消遣的东西，而应以它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用它去冲锋陷阵”^⑤。这使陈隄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思想发生巨大的飞跃，他逐渐从消沉苦闷中走出，以昂扬的斗志，战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他发表杂文指斥日伪的反动统治，在《灯下记》中痛斥所谓“王道乐土”；在《我对“孝”的看法》中，猛烈抨击日伪统治者用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封建礼教。他还与关沫南等人在《大北新报》上创办了《大北风》副刊，发表“暗含宣传反满抗日暴露现实的作品”，并“对那些敌对文学展开凌厉的攻势”^⑥。这种积极的战斗精神，直接影响了他此时的文学创作，使他的作品一扫先前的消沉感伤之气，代之以昂扬的基调，闪烁着战斗的火花。

散文作品的集中问世，是陈隄此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在这些散文中，运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暗示人们在这非常的时代不要放弃与日伪统治进行斗争的历史使命。《雾中行》通过一个大雾天自己与友人行走迷路的生活实例，暗示人们在日伪统治的大雾弥天的日子里，不要迷失反满抗日这一根本方向，希望人们能“在雾中稳重地进行”。《新居》通过自己迁入新居前后的心理变化，隐晦地说明日常生活“象一种药材，能把一个人的观感磨炼变质”，希望人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生活磨得麻木不仁，随遇而安。

《鬼》巧借自己童年时代所听到的关于鬼的各种传说，说明鬼并不可怕，以此告诉人们虽然日寇目前看起来很强大，但它正如传说中的鬼一样，听起来可怕，实际并不可怕。《疯

狗记》由邻人的一条因被缚而疯而死的狗写起，鼓励人们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应努力去争取自由，“不自由毋宁死”。

《家》则从家写起，鼓励人们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社会斗争的主战场。《结婚》又通过一个因迟迟不敢向心上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而使姑娘他嫁的男青年的苦恼，暗示人们必须注重实践，在对敌斗争中不能用思想代替行动。而《灵魂之献》则热情洋溢地赞美了那些走出家庭走上革命战场的人，他赞美他们是“前驱者、大勇者”，是“一盏灯”，“迎接这黎明的到来”。他愿意向他们“捧献”上“一个纯洁的灵魂”。这些散文新颖别致，情趣丛生，在托物言志中表达了强烈的战斗意识。

这种战斗意识同样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此时，他不再从一般生活现象上着眼，普泛地揭露社会的黑暗，而是从政治上着眼，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日伪政府的具体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因此，这些作品更具政治色彩，更富战斗性。如众所周知，在日伪统治后期，人民的吃粮要配给，为了领配给粮，不知挤坏了多少人，报纸上曾报道过有一妇女领配给粮时因被挤流产而惨死的事。作家在《生之风景线》中就直接控诉了这种罪恶的政策。当然，这种冷峻的写实的作品为数不多，更多的是用象征的方法曲折地表达着反日意识。在《离婚》中，作家描写了一个握有权柄的官僚利用权势使少女安妮成了他的妻子，但安妮却不爱他，而是仍然对她的情人马柯沙一往情深，这使这位官僚极为苦恼，不得不承认：“我们痛苦地在一起同居快近十年。在形式上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丈夫。然而实际说来，我们何尝不是貌合神离的夫妻？”因此不得不主动提出离婚。作家以此“暗示日满必然分离”⑦的历史趋势。同时，作家还巧妙地借用异域题材寄寓反日思想。在《宫女》中，他写沙俄尼古拉二世的一个宫女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了故国，流亡到中国的H市，与本国流亡者结了婚。她每日都思念故园，盼望故国早日光复，

并把这种思想传给女儿，让她代代传下去，直到光复故国的那一天。虽然作家在这里在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失误，但此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光复沦陷国土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在《飞絮》中，他又通过发生在德、法两国的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控诉了侵略战争对人间幸福的毁灭，曲折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总之，从最初的追寻到后来的消沉苦闷，再到最后的战斗与搏杀，陈隄经过曲折的探索，终于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文化战士，与之相应的是他的作品思想风貌也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正当他以战斗的姿态勇敢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搏杀的时候，因为目标过分暴露而被逮捕，经受了残酷的折磨，直到光复才获得解放。

作为东北沦陷时期的重要作家，陈隄的创作在艺术上也显示出独特的风貌。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都呈现出鲜明的都市文学的特征。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取材于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国际都市哈尔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H市），他倾其全部笔墨描写这座城市的“生之风景线”，因此，他的作品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都市风光。这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的突出特色之一。酒吧、舞场、霓虹灯、摩登女郎与时髦绅士和肮脏的街道，破败的贫民窟，挂满白霜的破屋，衣衫褴褛的穷人，构成了一道畸型的都市风景线，成为作家揭露抨击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材料。正是在这畸型的都市社会的生活场景中作家展示了饱受生活折磨的流浪者的人生悲剧。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以流浪者为主人公，不论是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还是诗歌散文的抒情主人公，几乎都是从异地流落到这个都市的流浪者。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压迫，都带有肉体的创伤和心灵的痛苦。在落难之际，他们或思念故乡、故人，或自悲身世，或愤恨周围的环境，每个人的心都饱浸在苦水中。政治、经济以及个人感情生活和其他各种无

情的现实时时在煎迫着他们，一片片灰色的云漂浮着，聚合着，汇成无边的阴霾笼罩在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心灵空间的上方，他们在喘息着，呻吟着，挣扎着。他们的这种悲惨的生活境遇。为作品涂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构成陈隄作品艺术上的另一特色。这种悲剧人生与都市的畸型风光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时代画卷，昭示着日伪所建造的“王道乐土”的罪恶。而流浪者的心灵之音的倾吐，又使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化，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这是陈隄作品的第三个特征。可以说，陈隄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曲流浪者的悲歌，他不太注重事件的丰富复杂，也不太注重人物的外部行为，更乐于把笔伸向人物的情感世界，开凿着导引人物情感之流的河槽，让他们倾泄出心灵深处的情感积流。读者在这里听到的，更多的是受伤心灵的悲吟。而为了更好地抒发这种情绪，作家又在结构、场景、意象、语调以及氛围诸多方面苦运匠心，以使各个环节都能服务于写情的需要。陈隄就是凭着他作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吸引了读者，成为沦陷时期东北文坛上的重要作家。

①转引自阎文池：《陈隄印象记》载《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五辑。

②④引自陈隄正在写作的《斗室怀往录》一书的手稿

③萧军：《哈尔滨之歌三部曲》。

⑤笔者访问陈隄的谈话记录。

⑥陈隄：《在洁净街五十六号》，载《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

⑦《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四辑“编者按”。

自 序

我从一九三四年——十几岁的时候，便脱离了家庭，依靠微薄的稿费，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由于漂蓬般的生活，使我饱尝人间的冷遇，只有通过文学写作这一方式倾吐我无尽的悲伤。一九三五年我在《国际协报·夕刊》版上连载了我的二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卖歌者》，这一时期是我创作的高峰，通过写作吐尽了我胸中的块垒。由于友人的关注及刊物编者的鼓舞，接连发表了类似的文学作品，当时算给了我一些安慰。

我很孤僻，不善交游，在东北文坛上只不过认识很少的几个朋友，一九三九年春，以偶尔的机缘，认识了王光逖（后改笔名司马桑敦）和高山。王光逖经常在家读有关马克思的书籍，经常手不释卷地耽读《资本论》，王光逖原来比我还困难，经常日以两瓶牛乳充饥，曾经还饿昏在街头。高山借给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它有关哲学的著作。高山也是我作品的热心读者，看过我的作品之后，他便提醒我说：“文学，单单以倾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是不够的，他不单单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武器，是向日伪敌人战斗的武器。”在这年秋天，一些具有思想共鸣的友人集后起来，有寒爵（原名韩道诚，又名牢罕）、励行健、（马纾）、刘

爵青……组织了大北风文学社，出版《大北风》文学周刊，一扫文坛上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垃圾文学，创造出了虎虎有生气，鼓舞人们斗志的文学。在刊物上，我发表了怀念祖国的小说《宫女》，和连续性杂文，不料击中垃圾文学的要害，他们竟无中生有，栽赃我受了斯大林的指令，把一场思想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刊物出到十三期被迫停刊了。虽然我们这些人引起日伪的注意，但是我们并没有畏惧。停办《大北风》后，我们改出其它名称的刊物。一九四〇年根据新闻报道，我写出了《生之风景线》，叙述了一位怀孕农妇被挤死，其夫——受伤矿工愤而撞死的惨事，实际是说明，只有同一阶级的人才会对你有真正的同情。东北沦陷将近十年时，我又写了题为《离婚》的短篇，明眼人一看便会知道我说的是日满必须分离的道理。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德国闪击苏联的时候，我发表了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小说《飞絮》，暗喻希特勒德国的侵苏战争，徒然造成德苏两国人民的灾难。

在那黑暗如磐的日子里，写作什么只能借助暗喻、隐晦、曲折的笔法。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布的《艺文指导要纲》，实际就是要扼杀所有他们认为可疑的文学，尽管我们的手法很隐蔽，但是也难以逃脱日伪当局的迫害。那时只要文章中出现“塞北”字样，它们就认为是“非法”的，只有把高尔基写成戈里止，才能蒙混过去；烈士巴来，就是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了高尔基的死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时我们得以发表反满抗日文学，都是在石头缝中挤出来的文学。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被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逮捕，就是因为自一九三九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后来他们判我的刑也是根据我的作品是违反了他们所谓的“治安维持法”第几款、第几条，判了我五年有期徒刑，在服刑中才知道一切思想犯刑期终了，还要到思想矫正院“矫正”二年，检察官可以根据“犯人”的情况，再矫正二年。也就是说可

以无限期地“矫正”下去，实际就是给思想犯判了无期徒刑。

我们在狱里，消息闭塞，直到“八·一五”光复，通过伪典狱长“训话”我们知道日本投降了，才重见了天日。

我是以文章“获罪”，受了几年人间的大寂寞，大悲哀，几濒于死，但我无悔，我是对祖国尽了我应尽的责任。

我本不想出什么集子，只是拗不过阿鸽的好意，出一本纪念这段历史的集子，也可印证一下我的足迹。无奈材料一经过日伪的查抄，再经过“文革”的洗劫，可说荡然无存了。这印出来的劫后残余，应感谢有心人的无偿馈赠，虽然不能反映我的文学活动全貌，但“有”，终可以略胜于“无”。

从校阅我的印稿中，我不能不想到当时一些友人，高山、小辛入关之后，据华北说他们被康生迫害而死；王光逊客死于美国的洛杉矶；励行健、刘爵青也早早离开了人世，寒爵现在虽然尚活在台北，也是宿疾缠身、苟延残喘而已。……我更想起萧军、山丁，他们倘能见到这本集子，也会燃起旧日友情的回忆吧！

尽管，由于文章将我送进监狱，以酷刑残余之身，历尽几度大寂寞、大悲哀的黑色岁月，但我对于文学无悔，这无悔直到我生命的终止。

一九九九年二月廿七灯下

上部

解放前

目 录

代序	(1)
----	-------

自序	(10)
----	--------

上部：解放前

云子姑娘	(1)
------	-------

守灯塔的老人	(23)
--------	--------

胡琴	(35)
----	--------

元旦之夜	(41)
------	--------

元旦之晨	(52)
------	--------

妈妈走了	(63)
------	--------

棉袍	(77)
----	--------

饿殍	(102)
----	---------

一个憧憬着梦的女人	(105)
-----------	---------

生之风景线	(116)
-------	---------

离婚	(125)
----	---------

结婚	(128)
----	---------

续结婚	(134)
-----	---------

黄昏	(136)
----	---------

漂流三记	(139)
------	---------

灵魂之献	(144)
------	---------

家.....	(146)
疯狗记.....	(149)
雾中行.....	(152)
招魂.....	(154)
鬼.....	(156)
满洲文坛的一年.....	(159)

下部：解放后

无泪的祭文.....	(164)
歪歪屯的春天.....	(170)
在烽烟中追悼鲁迅先生.....	(182)
萧军的早期生活与创作.....	(186)
我所认识的萧军.....	(204)
《为萧红辟路》析.....	(211)
萧红早期的文学创作.....	(215)
关于研究萧红的商榷.....	(228)
论《生死场》.....	(240)
论继承与发扬萧红的文学遗产.....	(258)
读《梦回呼兰河》所想到的.....	(267)
曲波的《林海雪原》是本好书.....	(271)
郭沫若及其《女神》.....	(277)
哈尔滨文学追想录.....	(285)
三亚纪游.....	(299)
猫.....	(302)
斗室怀往录.....	(303)
附：部分著作目录.....	(396)